

佐来迎。然后，到关东军军部，而事件却已发生了。我的使命，没有完成”。^①

实际上，建川本人就是策划这个事件的主谋者之一，他怎么会制止关东军的侵略行动。所以人们讽刺地说：陆军大臣重要命令的价值，不及艺妓一夜的恩情。日本的国家、民族命运，就这样地葬送在风流少将的手里。

三、“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1 柳条沟事件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沟的铁路，反诬中国军队，开始突然袭击驻有中国军队的沈阳北大营，并炮轰沈阳城。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歪曲说：“九·一八”事变，“是因为中国兵在奉天郊外柳条沟炸毁铁路，使关东军采取行动”的结果。然而，历史的真相却戳穿了他们编造的谎言。炸毁柳条沟铁路的事件，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在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的直接策划下，原来打算在北大营附近的道口插入铁棍，用以颠覆列车，只是怕被发现，才改在柳条沟。炸路任务责成张学良的日本顾问柴山的副官今田新太郎执行，于是他便找来一个熟悉爆破技术的工兵中尉河本末守，把事先准备好的黄色方形炸

^① 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上卷，第326页。

药四十二包交给河本。

九月十八日晚，日本守备队中队长川岛率领日军向文官屯南方出动，在距离柳条沟爆炸地点三公里的地方，进行前哨指挥^①，河本事领士兵七人到柳条沟铁路的现场。十时二十分，河本用黄色炸药炸毁了铁路。他满以为，十点四十分从长春开往沈阳的快车一定能颠覆，这样就能制造出武装侵略的借口——伤亡事故。可是因爆炸效果不好，只炸弯了一米五十公分长的一条钢轨^②，毁坏两根枕木，所以火车只有轻微颠簸，发出“哐当、哐当”的巨响就通过了。当时，躲在附近的河本，捂着两个耳朵等待列车脱轨，不料列车安全通过，感到十分惊讶^③。

因为他们已经策划妥当，不管怎样，也要按照原计划进行。于是，河本一面向北大营开火，一面又派人通知埋伏在三公里以外的川岛大尉，用贼喊捉贼的手法报告说：“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了铁路，正在激战中”。^④这个事先参与密谋的川岛还装着吃惊的样子，一面用携带的无线电话通知他们的上司，请求派兵接应；一面又命令部下向北大营进行突然袭击。这时，蹲在沈阳日本特务机关的板垣征四郎，竟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一部分日本侵略军马上出动，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突然袭击。^⑤驻在旅顺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晚十一时四

①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1，第438页。

② 同上书，第439页。

③ 同上书，第439页。

④ 日本侵略者在炸路后，抓了几个无辜的中国人，给他们穿上中国军装，强迫他们到柳条沟附近，然后举枪射杀，硬说他们是“炸毁铁路而逃逸者”。并把这些被害者的尸体拍照下来，冒充为中国驻军破坏铁路的“证据”。据调查资料，19日早晨他们搞了个假现场，把柳条沟一部分居民驱迫到肇事地点，指着被炸毁的铁轨和枕木，向他们说：这是你们中国人干的，今后，谁问这件事，你们就要这样说。

⑤ 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营攻击北大营，第二师步兵第二十九团攻击沈阳城，这些军队的军官事先参加了密谋计划。

十六分接到板垣参谋的紧急报告以后，与石原莞尔、片仓衷等一群参谋研究，立即批准板垣的侵略报告^①。然后，本庄繁根据石原的“献策”，^②马上发出命令：“委令第二师团长”部署进攻沈阳的任务；对营口、凤凰城等地中国军队，先解除其武装；驻长春的日军兵力不能全部抽调，监视中国军队，“以备万一”；要求驻朝鲜的日本侵略军增援^③。这样，在东北的日本侵略军和在朝鲜的一部分日本侵略军全部出动，向长春以南铁路沿线各重要城镇的



日军袭击沈阳城

①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引自日本《现代史资料》7，1964年版，第182页。

② 所谓“献策”，即指事先拟制的“作战计划”。

③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

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是这样由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起来的。

当时，驻守在北大营的中国东北军，是王以哲为旅长的第七旅。据亲身遭受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的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写道：

“（九·一八）当日白天平静无事，至晚间十点二十分左右，突闻轰然一声巨响，震动全城（指爆炸柳条沟铁路）。不到五分钟，日军设在南满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即向我北大营开始射击，并据情报人员报称，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北大营开始进逼。……当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我除一面立即下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外，一面并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报告。他命令我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我说：‘把枪放到库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我觉得荣臻难以理喻，就挂上电话，命令各单位仍按原定计划准备迎击敌军。

到了十一点钟左右，北大营四面枪炮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锅一样。这时荣臻又来电话问情况，我向荣臻报告说，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把枪放进库内办不到，并向他建议是否可将驻洮南的常旅（第二十旅）调来。他仍说不准抵抗，并且说，调常旅已经来不及了，指示我们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①

当然，这种“不抵抗命令”不是出自荣臻之口，他是执行卖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5—6页；参考端木愷三著：《满洲》，第146页。

国贼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曾通令东北军“……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①。

然而，第七旅的广大官兵是爱国的、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达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②正由于第七旅的官兵进行英勇抵抗，使得敌人十分胆怯，“虑营内设伏，为激烈之反抗，故前线步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恫嚇”。每隔五分钟，便发炮一次^③，轰轰的炮声，辟辟拍拍的枪声，响个不停。

到了深夜两点多，铁岭、抚顺的日本守备队相继来到^④，敌人兵力增加，才勉强迫近北大营四周的铁丝网，从南面突入营垣。中国官兵与敌展开了巷战，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终因求援无望，才突围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待命。十九日晨五时三十分，北大营才沦陷于日本侵略军之手^⑤。敌人进入营内，除了搜掠重械、子弹和钱款外，又纵火焚烧西部营房，烟火弥天，“居民北望，无不挥泪！”

九月十八日夜晩，关东军一面以主力进攻北大营，一面又调动军队进犯沈阳城和东大营^⑥。大炮继续发射，机关枪、步枪的响声不止，迫击炮厂、火药厂和兵工厂都遭到日军袭击。因而静夜寂寂的沈阳城，顿时变成枪炮交加的恐怖地狱！

这时，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始知事态严重，急忙向上级请示，得到的回答：“仍应取不抵抗主义！”又向日本领事馆交涉，领

① 东北档案馆日侵998。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7页。

③ 两门口径24厘米的榴弹炮也开了炮。

④ 参考校本稿三：《关东军全史》，第109页。

⑤ 参考校本稿三：《满洲》，第146页。

⑥ 参考《本庄日记》，第22页，第352页。

事馆有人说：“正在向日军官探询中，现在不能答复”。后经一再催问，得到的通知是：“军队既已出动，制止甚难”，并说不进城。^①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正在研究维持城内的办法时，忽又接到昏庸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十万火急电报，电告东北当局说：“顷接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束手无策的国民党东北当局，接到电报，喜形于色，紧张心情，立刻稳定下来，说什么“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要结束了”。^②可是，这时日军所调各地的守备队，早已齐集沈阳。早晨四时四十五分，日本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率兵已赶到沈阳，马上占领了兵工厂、航空处和东大营。^③拂晓，日军由西南角城墙豁口进城，一面用机枪扫射，一面抢先占领无线电台、各银行及各重要机关，甚至许多公安分驻所也都被捣毁，中国警察伤亡将近五百人。然后，日军把侵略旗帜插到城头，沈阳遂告陷落。

当日本侵略军向东山咀子的东大营进犯时，东大营的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愤恨殊甚”，要“与日人决一死战”，希望得到北大营的支持。可是，他们和北大营的电话要不通，又见火光烛天，方知北大营已陷于敌人之手。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只得“整军退出”。日本侵略军“探悉全营退出，乃敢侵入营内，大肆搜索，所有一切军械、子弹、款项，以及一切紧要物品，悉被搜掠净尽。”这时，第七旅会合讲武堂^④官兵学生向山城镇方面转移，然后，开进了山海关。

侵华老手本庄繁发布进攻中国东北的命令后，立即率领三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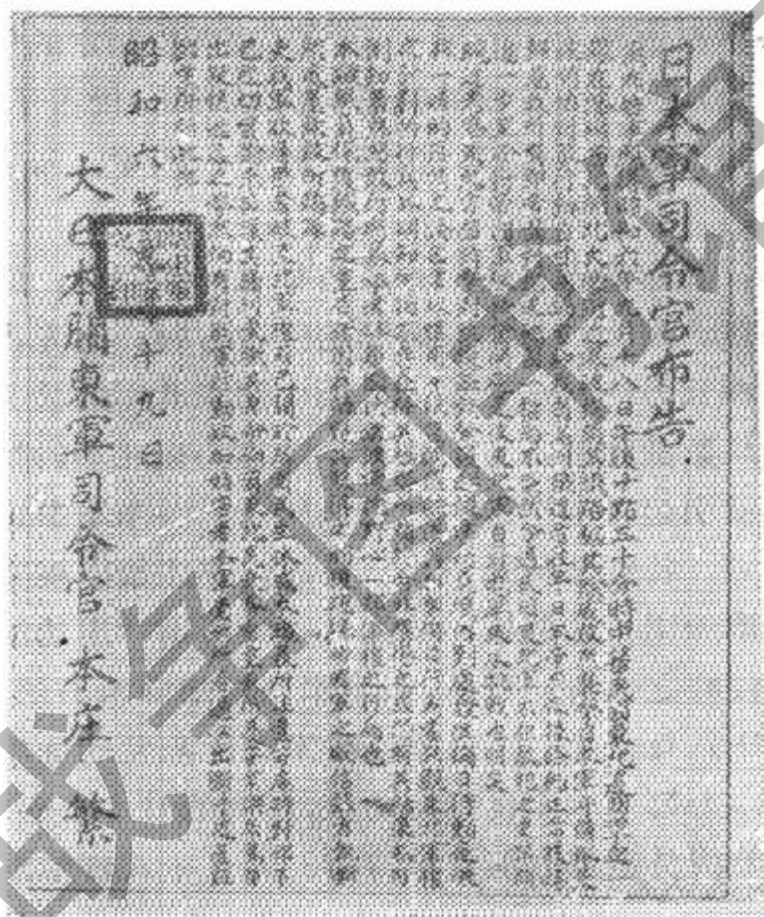
① 见荣臻对记者的谈话，引自《东北沦陷纪实》第29—31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9页。

③ ねず・まさし：《日本现代史》7，第203页。

④ 讲武堂即在东山咀子东大营内。

参谋长、石原莞尔等，搭十九日上午三点专车由旅顺急赴沈阳^①，主持军事。关东军司令部也随之迁到沈阳。他委任多门师团长为临时沈阳卫戍司令，以后又任命土肥原为临时沈阳市长，并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在沈阳城张贴荒谬绝伦的安民布告。这些布



关东军司令官布告

告系由木板印刷，可见事先准备的周密。布告中竟然造谣说：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悍然袭击日本守备队”，“甘为祸首”，然后又花言巧语地欺骗说，“夫我军欲膺惩者，彼东北军权而已”，

① 《本庄日记》，第22页。

关于民生问题，要“拥护其福利，爱抚其身命”。^①这些帝国主义强盗，一面说得好听，一面随便开枪杀人和抢掠，“凡与日人在东北经营事业有妨碍者，日人无不乘机占领，或破坏之”；对于青年学生“尤肆意蹂躏，男生被残杀，女生被奸污者，不可指数”。他们从中国银行掠夺四千万元白银，又从张学良官邸抢走六个金库^②。

关东军在占领沈阳的同一天，又按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向长春以南的铁路沿线重要城镇进行突然袭击，侵占了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抚顺、铁岭、四平、公主岭以及其他重要城市。

当时，长春是吉林的门户，吉林北部的咽喉，同时也是南满铁路的终点。因此，日本侵略军要侵占吉林，必先占领长春。驻长春的日本兵力约有一千多人，而中国东北军的兵力约有八千多人，无论从数量和装备方面来看，堪称为东北军的精华^③。这样的实力早就引起日本军方的注意。所以，关东军参谋部事先进行了阴谋策划，特别是从九月十三日起，本庄繁以视察为名，亲自到长春听取旅团长的汇报，检阅日军的所谓“出动演习”^④，已暗中作军事侵略之准备。可是，东北军当局却麻木不仁，毫无准备。

九月十八日夜晚，当日本侵略军在沈阳发动进攻时，留在长春的日军主力第三旅团也奉命动员，所有的日本警察、在乡军人、青年联盟^⑤成员也都分别发枪待命。九月十八日午夜，驻公主岭

① 《关东军司令部布告》原文。

② 参考ねず・まさし著：《日本现代史》，7，第200页。

③ 根据中日两国的史料推算，中国东北军驻长春南岭的有穆纯昌的炮兵团和任玉山步兵第五十团，约七千人，大炮三十六门；宽城子即二道沟一带有一个营约六百人；城里有五百人。参考ねず・まさし著：《日本现代史》，7，第204页。

④ 《本庄日记》，第20页。

⑤ 满洲青年联盟拼凑成一千多人的青年义勇警备队，参加侵略活动；满铁的大雄峰会成员也持枪参加侵略活动。

的日军骑兵，急行军开到长春，由大岛联队长统一指挥，配合三十八联队（相当于一个团）开进南岭东北军的驻区，向东北军炮兵团和歩兵团采取全面围攻的阵势。同时又抽调部分兵力，开往二道沟偷袭中国步兵营。日军这样的布置，南岭和二道沟的中国驻军，“事前毫无戒备，当时都安然进入梦乡”。^①

十九日午前四时四十五分，轰然炮响，日本侵略军突然开始袭击二道沟及南岭方面的中国军队^②。二道沟中国驻军步兵营营长付冠军，以为日军进行野外演习，“得到哨长报告后还不肯深信，竟打开门灯向外张望，恰好给包围在墙外的日军找到瞄准的目标，枪声响处付营长受重伤”。^③中国官兵看到这种情形，奋起抵抗，日军难以得手。可是因事前无充分准备，伤亡一百数十人，结果部分官兵被缴械，部分官兵撤出防地^④。

大敌当前，南岭炮兵团得到的命令却是“不抵抗”。但是，由于日本侵略军节节进逼，南岭炮兵激于爱国义愤，不得已还炮反击，起而应战，激战数小时，双方互有伤亡。^⑤后来，因接受熙洽^⑥的命令撤退，中国军队冒死突围，且战且走，死伤非常惨重。在一天的激战中，日本侵略军死伤一百四十五人。^⑦当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许多群众恐怕日军杀戮，也弃家逃走，而敌人不分兵民，一律用野炮轰击，机关枪扫射，沿途尸体纵横，血迹斑斑！就这样，长春也宣告陷落。

然后，日本第二师团的司令部移至长春。九月二十日，海城

① 《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5页。

② 参见《本庄日记》，第352页。

③ 《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5页。

④ 据《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6页。

⑤ 参考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

⑥ 熙洽是吉林边防军副司令参谋长，是个汉奸。

⑦ 参考日本藤原彰：《日本近代史》，Ⅱ，第28页。

的日本野炮兵、旅顺的日本步兵主力也移至长春^①。驻朝鲜的日本侵略军也准备非法越境，开进东北。显而易见，这是为了进犯吉林和黑龙江省作军事上的准备。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再加上关东军早有侵略准备和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仅一昼夜时间，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沈阳、长春等地。所以，这是一次典型的突袭侵略。

随着沈阳、长春等地的沦陷，大批财产和军用物资全被敌人掠去。仅以沈阳兵工厂的损失为例，便有“步枪八万支、机关枪四千架，新旧飞机（已装成和未装成者）二百架，立即能用者六十五架。弹药、粮秣、被服、迫击炮各厂总计全部损失在一万万元左右”。^② 沈阳驻军、长官公署等单位的武器也大部分落入敌人之手。其它如银行和各机关的损失，无法计算。所有这些军械财物，竟因遵守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白白拱手交给敌人。而东北地方军政当局很大一部分首脑却放弃职守，不是逃命，就是投降。臧式毅因来不及逃走，被日军监视起来，以后做了汉奸；荣臻化装成一个仆役，趁日军开城，手持菜篮装作买菜的样子，在拥挤的行人中混出，逃入关内；王以哲也化装成农民，逃入关内。

但是，东北军的广大爱国官兵是不愿撤离的，如沈阳东大营驻军被迫撤走时，“军官流涕，兵士痛哭，悲号之声，闻于遐迩”。他们曾向记者沉痛地表示：“日人欺我如是，吾辈分属军人，不能捍卫国家，竟使敌人长驱直入，能不愧煞。无如长官有令，采取不抵抗办法，……不然，吾人拚一条命与其抵抗，死而后已，不忍见大好河山，沦于敌人之手也”！^③ 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东

① 参考校本稿三：《满洲》，第150页。

② 见荣臻对记者的谈话。

③ 虎口余生著：《日军侵据东北记》，第28页。

北人民和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怒不可遏，假如没有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作好充分准备，军民齐上阵，日本帝国主义是不会猖狂到这种地步的。

2 日军进犯吉林

关东军在密谋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向日本陆军中央部发了三封电报，头两封电报胡说“中国军队破坏了满铁线路”和袭击日本军队^①，第三封电报是谈板垣进攻北大营和沈阳的军事部署。九月十九日早七点，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首脑会议，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在会上叫嚣：“关东军的这次行动，全都是最适当的”，^②与会者没有一个人表示异议，反而一致赞成增加兵力，并着手进行准备。事实又进一步说明：关东军的密谋计划早已得到他们的默许。

但在同一时间，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给币原外务大臣的极密电报中报告说：“……所传被中国破坏的铁路地段，满铁为了修理，曾派遣修理工人前往，但军方不许接近发生的地点。可以想像这次事件，完全是军部的有计划的行动”。^③林久治郎曾给板垣参谋打电话说：“……中国方面声明采取完全不抵抗主义，此时没有必要使事件扩大，请通过外交机关处理此事件”。可是板垣却回答说：“因有关国家和军队的威信，……军方的方针，是要彻底地干下去”。^④换句话说，关东军按照既定的密谋计划，要侵占整个中国东北。

①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2，第3页。

② 同上书，第5页。

③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第181页。

④ 同上书，第180页。

从这种成为历史文献的电文中，我们可以判断，关于“九·一八”事变，不仅日本军方与外交机关之间事前没有联系，而且事后板垣参谋们也坚决拒绝日本外交官的提议。日本军方与外务省在侵占中国东北的时间与方式上的矛盾，在日本内阁会议上也有反映。

九月十九日十点左右，日本政府匆匆召开内阁会议，当陆军大臣南次郎说明“九·一八”事件，胡说“中国军队对日军发炮，日军应战的事”^①时，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立即宣读他接到的密电，并指出此次事件是“关东军谋略的结果”。这样就使南次郎无法在会上提出增兵的方案，内阁不得不通过“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事实上，币原和林久治郎并不反对侵略中国，他们与日本军部的分歧，是侵略手段，他们反对急进，主张缓进，怕引起英美等国的反对，因此才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可是，日本内阁既没有采取具体措施防止扩大，也没有追查陆军的阴谋。就在当天晚上六点左右，关东军却收到日本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分别拍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帝国政府认为，此次事件起因于中国兵破坏满铁线路，其非在彼”^②，“九月十八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及措施是适合机宜的，增加了日本军队的威严”^③。这种颠倒黑白、为关东军打气的电报，恰好说明日本陆军中央部是和关东军共同密谋侵略中国东北的。

日本政府虽然在十九日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可是第二天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又报告说：“由于战略上的理由，日军只在一定距离的中国领域内有追中国军队之必要。又说，因为这是保护的手段，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不是扩大。又翌日，再开内

① 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上卷，第327页。

② 日本《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184—185页。

③ 同上书，第185页。

阁会议，南次郎报告战区又被扩大，但不再扩大，同样的话重复说到二十二日为止”。^①就在这种所谓“不扩大方针”的烟幕下，日本侵略军不仅占据了沈阳、长春以及南满铁路沿线各重镇，又乘机于九月二十日占领熊岳城，二十一日占领吉长路和吉敦路，二十二日占领四洮路和郑家屯，二十三日占领蛟河和敦化等地。驻朝鲜的日本侵略军也越过国境侵入中国东北。^②

直到九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才发表了“第一次声明”，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公然扯谎说：“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的路轨”，袭击日本军队，“以致发生冲突”，日军“有必要先发制人”是为了“铲除危险的根源”，还假惺惺地说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日军“大部分立即返回并集结于南满铁路附属地内”，“帝国政府……决定了竭力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③这个荒谬的声明主要是为了欺骗国际舆论而发表的外交辞令；当然同时也是为了欺骗不了解真相的日本人民。前边已经谈到，日军正在进犯中国东北各地，并没有撤回部队，虽然口头上发表了“不扩大方针”的声明，可是行动上日军正在扩大侵略范围。就在九月十九日的晚间，已在沈阳的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亲自会见了关东军参谋部的幕僚，然后他又指手划脚地说：“鉴于中东铁路的性质和目前一般形势，虽然可以不向长春以北派兵，但尽快打击吉林、洮南等地，应该是有利的”。^④日本关东军就是按照他的意图进犯吉林、洮南等地。

驻朝鲜的日本侵略军自行越境，就是为了填补关东军进犯吉林等地后留下的真空。驻朝鲜日军参谋神田正种早在“九·一八”

① 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上卷，第327页。

② 9月21日，擅自越境的日军对外宣传是4000名。

③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第181—182页。

④ 《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引自日本《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187页。

事变前，就参加了板垣、石原等的密谋活动。后来，据神田在巢鸭拘留所所写的笔记《鸭绿江》，^①清楚地看出，驻朝鲜日军在越过鸭绿江准备向沈阳方面进犯的同时，还准备炸毁会宁到龙井村之间的铁路，以此为借口派依田旅团渡过图们江侵犯中国延边等地。

早在九月十九日，关东军司令部就调动多门二郎率领的第二师团在长春集结，目标指向吉林。但缺少进犯吉林的借口。于是，按照事先的阴谋计划，他们派遣臭名远扬的日本宪兵大尉甘粕正



准备侵占吉林的日军（长春站）

彦^②和驻吉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秘密投弹炸毁日本侨民的房屋，制造恐怖气氛，然后造谣说：中国抗日派迫害日本侨民，吉林形势不稳，以作为日军进犯的借口。

当时，由于长春被日军侵占，吉林形势也非常紧张，人心惶

① 日本《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457—486页。神田正种在日本战败后被捕，押在巢鸭战犯拘留所。

② 甘粕正彦因残杀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伊藤野枝夫妇而臭名远扬。

惶。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因父丧回锦州，由参谋长兼吉林省政府委员熙洽代理军政大权。他借口遵守蒋介石不抵抗的指示，进行叛国投敌的卖国活动。他除命令驻长各部队及吉长铁路警备队分别撤退外，于九月二十日即派张燕卿持其密函赴长春，向日寇表示投降。他得到多门的暗许后，即着手布置出卖吉林的叛国阴谋。他在省政府召开军政紧急会议，表面声称研究应变措施和吉林军政民政两署是否撤退的问题，实际是决定将中国军队撤出省城吉林市，集中在团山龙潭一带，听候交涉解决，为其投降日军扫清道路。熙洽曾向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说：他“自己控制吉林军，不向日军进击，保证日本侨民的安全”。^①石射也曾问熙洽：“吉省所有部队能听从你的命令吗？”熙洽回答说：“多数还能听我的命令”。^②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以警卫团团长冯占海等为首的爱国的中国官兵要求抗日，不愿撤出省城；吉林工人、学生和爱国群众也激于义愤，张贴标语，高呼口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要求军队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保卫国土，并表示愿作后盾。

在军政紧急会议上，省府委员诚允说：“约日军到吉林市交涉，那是引狼入室，非常危险”。熙洽坚不同意，诚允立即退出会场，前往哈尔滨。省府秘书长潘鹗年也不同意约日军到吉林，熙洽亦置之不理。后来他曾送给熙洽两盆菊花，并写诗两首，讽劝其不要变节，熙洽颇为不满。潘鹗年后来也不辞而别，离吉去哈^③。在军政会议上只有一些民族败类迎合熙洽意旨。结果，为了维持地方秩序，仅留少数部队及警察，其余全被熙洽下令退往城外数十里待命，并派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少将参议安玉珍前往长春，与日军多门二郎师团长联系，表示欢迎日军和平进入吉林。

① ねず・まさし著：《日本现代史》7，第219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0页。

③ 参阅《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9页。

九月二十一日早晨六点十分，多门二郎率领日军向吉林进犯。他们先包围吉长铁路局及铁路警察所，用炮击毁铁路局楼房，又把四十余间路警楼房纵火焚烧。然后，又切断电线，利用征调来的列车，向吉林省城进发；满铁也急忙派遣中川增藏前来接管吉长铁路，中国职工多半被驱逐，由日籍人员接管。

午后五点左右，日军列车就要到达吉林。日本总领事石射偕同省交涉员办事处主任施履本等到车站迎接。多门二郎到达吉林市后，即以车站附近日本人所开设的名古屋旅馆做为师团临时司令部。多门与熙洽见面后，竟以主人对奴才的态度，命令熙洽在三日内把中国军队全部缴械，撤销东北边防军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重新组织吉林省伪政权，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与日军密切合作。

熙洽装作面有难色，未立即答应；多门认为熙洽没有诚意，偕幕僚暂退别室，说是给熙洽三十分钟的考虑时间。当多门退出后，即有日军排长率十数名士兵持枪实弹闯入室内，枪口对准熙洽，气势汹汹。这时，石射进来，对熙洽说：“日本此次出兵，目的在于驱逐张学良军阀统治，防止‘赤祸’东来，另组政权与日本合作，共同开发满蒙，改善人民生活”。^①经石射这一番说项，“熙洽意动，乃慨然表示说：‘关于多门师团长的命令和指示是可以商量的’。石射退出室外，多门及其幕僚再度进来”。^②多门与熙洽“握手言欢，畅叙师生旧谊”。^③这场用枪对准熙洽的胸膛进行威胁的一出戏，是故意做给外人看的，熙洽本人早就有借机复辟清朝旧制的野心^④。“九·一八”事变后，甘心充当民族败类而组

① 《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3页。

② 同上书，第3页。

③ 同上书，第3页。熙洽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多门是他的排长。

④ 熙洽是清朝的“闲散皇族”，姓爱新觉罗氏。

织傀儡政权的，熙洽算是一个得力的带头羊！

日军进入吉林市后，分别占领了电报局、邮政局、车站各交通单位以及军警重要机关，并掠夺吉林永衡官银号大量库银和军械厂原存的大批枪支弹药。另外，又解除所有中国警察的武装，由日军布卡设岗，使整个吉林市陷入恐怖状态，市民人心惶惶，彻夜不敢入眠，对熙洽叛国投敌恨之入骨。

熙洽一面拼凑伪政权，一面派人分头到各部队进行劝降和缴械。熙洽曾经先后三次派人到官马山，对团长冯占海进行威胁利诱，但却遭到冯占海等爱国官兵们严词拒绝。他们对熙洽甘心投敌卖国的行为，深为愤慨，一致表示要抗日讨逆，誓死不屈。然后，他们把原有部队正式改编为抗日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日军占领吉林以后，由多门师团长指派一支日军沿吉敦路东进，于九月二十三日侵占了蛟河和敦化。在这以前，吉林东境各县，如延吉、珲春、汪清、和龙等也都被日军占领。二十四日，日军又向辽宁和吉林西北境进犯，四出骚扰，先占领通辽，继又进占新民，把皇姑屯到巨流河一带划为日军防地，而以巨流河做为他们的最西防线。这样，不到一周的时间，辽吉两省的千里河山，大部分沦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

3 轰炸锦州与进占齐齐哈尔

关东军并不满足于侵占辽吉两省的主要城镇，为了侵占整个中国东北，又积极策划进犯哈尔滨的阴谋。

九月二十一日夜晚，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哈尔滨日日新闻社（日本人经营）等地突然被炸，这也是甘粕正彦伙同日本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中佐）等搞的阴谋，但却诬为中国抗日派迫害

日本侨民，以作为日军侵犯黑龙江省的借口。日本总领事大桥忠一发出呼吁，要求关东军尽快出兵。

九月二十二日，关东军司令部向多门二郎发出命令，在解除吉林军队武装后，将第二师团主力调回长春，准备向哈尔滨进犯。但因黑龙江省远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之外，且与苏联接壤，况且哈尔滨又是苏联中东路的中心，如果进犯哈尔滨，将会引起日苏冲突，这使日本陆军中央部有所顾忌。因此，日本参谋总长命令维持现状，陆军大臣也有训令：“军队不要进到宽城子^①以北，不要管满铁线以外的铁路（中国所有的和苏联所有的）。”^②

关东军虽然暂时不能进犯哈尔滨，但却按照既定的侵略计划，改变了手法，用以华制华的策略，秘密拉拢收买汉奸，甚至接济蒙匪，以便达到它的侵略目的。首先是通过汉奸熙洽之手，大力招兵买马，组织伪军队伍，成立所谓“吉林省剿匪司令部”，任命汉奸于深澂为司令，以“剿匪”名义袭击中国抗日队伍，进逼哈尔滨；其次，通过张学良的前军事顾问今田新太郎大尉等，^③怀柔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唆使他脱离张学良，宣布“独立”，并供给大量军火，使他为前驱，北袭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以便兵不血刃地再由张的手中夺取过来；第三，关东军又派其多年豢养的汉奸凌印青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收买土匪，企图扰乱锦州。总之，关东军打算西犯锦州，北袭龙江，以实现其全面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

沈阳沦陷后，中国东北军政各机关，都不能行使职权。因此，在九月二十七日，张学良命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

① 宽城子即指今日的长春。

② ねず・まさし著：《日本现代史》7，第226页。

③ 参考《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2，第45页。

和辽宁省政府，并委派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官，米春霖代理省政府主席，调驻通辽的东北军骑兵第三旅、驻洮南的东北军步兵第二十旅集中锦州附近，连同原驻锦州的东北军步兵第十二旅沿大凌河（在锦州东三十五里）布防，维持辽西一带的秩序；辽宁省警务处新编的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驻锦州北二十里的三屯附近整训。日本侵略者把张学良这种举动看作是妨害其拼凑傀儡政权的阴谋。为此，一面指使匪徒向北宁线进行骚扰，一面又派飞机进行威胁。

十月八日，日本飞机十二架在锦州上空进行“侦察”，石原参谋也搭乘了其中一架飞机，参加所谓“侦察”，向锦州投弹七十五枚^①，炸死男女居民十六名，负重伤者十二名，受轻伤者不计其数^②。他们炸毁列车三辆，建筑物无数，连插有红十字会旗帜的铁路病院，也都被炸了。锦州城内外本来驻有中国军队，可是仍然奉“不抵抗”命令，不向日本飞机发射一弹进行反击，因而使日本飞机更加逞凶，又在大虎山、沟帮子等车站进行骚扰，杀害许多中国居民。

日本飞机轰炸锦州，引起国际舆论的纷纷谴责，国际联盟的空气也紧张起来；美国对日态度也为之一变，日本开始陷于孤立。十月十五日，美国代表被邀请参加国联会议。二十四日，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本限期撤兵。于是，日本政府在十月二十六日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公然撒谎说：日本“少数部队仍驻扎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几个地点，这是为了保护（日本）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出于万不得已”。^③接着又胡说什么“近来中国的所谓

① 参考日本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第145页。

② 参考锦县中外法团致国联电文。

③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第185—186页。

收回国权运动渐趋极端，……甚至有企图逐步破坏有关帝国国民生存权益的倾向”，如果撤退日军“则更会使事态恶化”。^①显而易见，这是为其侵略行为进行诡辩。恰巧这时，在日本国内，以“樱会”为中心阴谋发动政变的计划被发觉，即所谓“十月事件”。这也是由桥本欣五郎（中佐）、长勇（少佐）、大川周明等纠合“樱会”的少壮派军人，企图乘“九·一八”事变军事冒险成功之机，推翻政府，打算在十月二十一日出动步兵十二个中队以上的兵力，杀死首相等内阁大臣，建立以荒木贞夫中将为首的军事法西斯政权，使大川周明、桥本欣五郎、建川美次、长勇等为阁员^②。由于这个阴谋计划事先被泄露出来，使那些成为被袭击对象的重臣们惊惶不安。因此，军部不得不劝说主谋者放弃这个政变计划。然而，这个事件给予日本政府和政界以很大的冲击，使得日本军事法西斯势力更加得势。日本国内军事法西斯分子与关东军遥相呼应，加紧扩大其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

关东军派飞机轰炸锦州，主要是想把西欧各国的视线引向辽西，以便实现侵占黑龙江省的阴谋。

吉林沦陷后，关东军虽然暂时没有进犯哈尔滨，但是他们却假汉奸之手，即利用张海鹏^③、于琛激^④等向黑龙江省进犯，同时又收买张景惠^⑤在哈尔滨为其效劳，妄图以收力半功倍之效。

①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第185—186页。

② 参考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第135—136页。

③ 张海鹏是洮南镇守使，原为绿林出身，号称大祥字，因为他脸黑麻子多，所以人们叫他张大麻子。日俄战时，他为日军效劳，又加上他的为人，利欲薰心，对其现有职位不满，因而对黑龙江的地盘早有野心，结果被日本侵略者所利用。

④ 于琛激是失意军阀。

⑤ 张景惠担任东省特区长官，是投降派中的头号人物。

九月二十四日，关东军司令部派一支约一百二十人的日军，携带两门野炮，从四平乘三列铁甲车，向洮南进犯。二十五日，今田新太郎又通过河野正直^①与洮南镇守使取得联系，张海鹏已答应叛国投敌^②，事先就命令中国军队退出城外，并解除洮南县警察的武装。二十五日晨九时，日军进城后，今田新太郎即派人探访张海鹏，进行密谋，唆使张海鹏作好进犯黑龙江省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当时，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在北平。辽吉两省陷落后，黑龙江省的形势趋于紧张，万福麟畏敌如虎，噤若寒蝉，不敢回到黑龙江省。他的儿子万国宾虽然代理省政府的一切军政，然而由于资历很浅，能力不高，很难支撑局面。日本侵略者认为有机可乘，更加大肆制造日军即将进犯黑龙江省的空气，目的在于进行恫嚇，扰乱人心。当张海鹏接受日军供给的武器弹药后，即准备进犯省城齐齐哈尔。消息传来，全城大为震惊。万国宾为了试探张海鹏的真实意图，特派省政府委员马景桂前往洮南，伪称黑龙江省各界有欢迎张氏之意。张海鹏回答说：

“本人年近古稀，毫无野心，惟日人压迫太甚，部下主张分歧，暂赴黑省躲避亦无不可”。^③马景桂听了这句话，急忙回去报告，采取紧急措施。九月二十八日，黑龙江省政府又派人携带张学良的来电赴洮南，“劝张坐镇洮南，防敌北犯，勿为日人利用，致貽后世之讥”。^④张海鹏看到这句话，心里很不高兴，并没有悔改之意。这时，张海鹏在得到关东军供给他大盖枪两万枝、并答应随时接济弹药之后，即秘密召集部下，讨论进袭黑龙江省的阴谋计划，并自称为“边防保安司令”，同时编八大处，积极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甘心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

① 河野正直是洮南公所长，而洮南公所实际上是日本的特务机构。

② 参考《片仓日志》。

③④ 《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9页。

万国宾知道消息后，急忙把洮昂路的全部车辆陆续调到昂昂溪，以防张海鹏；同时，黑龙江省边防军参谋长谢珂也开始作军事部署，命令三万余人的边防部队随时听候调遣；并将主力部队集中到省城齐齐哈尔严阵以待，同时命令卫队团团团长徐宝珍率兵在嫩江桥北岸构筑阵地。

十月八日，北平副司令行营来电，特任命马占山^①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关于黑龙江省军事，指派马占山为总指挥，谢珂为副指挥兼参谋长。张海鹏听到这个消息，很不高兴，在日本侵略者唆使和支持下，立即派少将徐景隆带三个团为先锋，进犯黑龙江省，十月十五日开到泰来镇，想一举攻下龙江。同时，日本派飞机两架前来助威。十六日拂晓，徐景隆的汉奸队伍刚到嫩江桥南端，便遭到炮轰，徐景隆触地雷死去，其余的人四散逃走，张海鹏的三个团溃散。然后，为阻止敌人过江，黑龙江省防军把江桥破坏三处。张海鹏汉奸队伍惨遭失败，实际上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这对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确是个沉重的打击。

十月十九日，马占山正式就任代理省主席的职务，致电前线，激励将士，又发出悬赏购买张海鹏首级的告示，张贴各处。告示中指出：“张贼海鹏，老迈昏聩，贪利卖国，乘外患紧张之时，勾结外人争夺政权，实为国人所共弃。……尔军民等如能将张贼活擒来献献俘，或携其首级来献者，在职军人立即加升二级，并奖现大洋一万元，百姓赏大洋两万元，储款以待，尔等军民为国杀贼，不但获得实利，且可留美名于后世，想能勇尽职责。”张海鹏的部下听到这个消息，不免沮丧起来，其中有不愿再为张卖命者自行散去。但是，张海鹏贼心不死，继续同日军密谋，并一同去勾结蒙匪，妄图死灰复燃。

^① 马占山原为步兵第三旅旅长，黑河警备司令。

起初，日本侵略者指望通过张海鹏之手夺取黑龙江省的实权，打败马占山的部队。然而，这个阴谋破了产，不得不亲自出马，派出日军侵占黑龙江省，所差的就是寻找直接出兵的借口。十月二十六日，关东军司令部从长春派出日军第二十九联队的一个大队，借口匪患，侵占郑家屯至洮南沿线^①。然后，于十月二十七日，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佐）又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向马占山提出书面要求：“限黑龙江省政府在十一月三日以前的一周时间内，迅速将嫩江桥修竣，否则，日方将以实力掩护，自行修理”^②。这种蛮横无理的要求，是给日军寻找出兵的借口。

果然，在这个时候，日本侵略者派铁甲车三列，内载两门重炮，日军一小队，沿洮昂路向嫩江桥进犯。

十月二十九日，齐齐哈尔日本领事清水又根据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的训令，向马占山提出由满铁代修江桥的通牒：（一）要求马占山对于满铁进行修理予以保护；（二）如果马占山不答应保护，直接在日军保护下开始修理；（三）即使马占山答应保护，日方从监视的意义上，也有必要派遣兵力^③。紧接着，十一月二日午前十时，林义秀又同日本领事清水一起去见马占山，声称：“奉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司令官的训令，因洮昂路修筑，原有日人借款，既有借款关系，嫩江桥应由日方派满铁工人修理，已派兵来监护工作”等语^④。马占山立即回答说：“南满铁路对于洮昂路仅有借款关系，债权人不能代债务者修理，且洮昂路并非黑省所属，亦不

①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2，第52页。

②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2，第52页。

③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2，第54页。

④ 《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5页。

能代为承认由满铁兴修，可由黑省代为通知洮昂路自行修理”。^①林义秀等不高兴而去。日本侵略者还给马占山一份通牒，内容如下：“（一）不得把嫩江桥用于战术上；（二）至十一月四日正午止，南北两军各由桥梁撤退至十公里以外地点，至修竣为止，不得侵入其区域以内，修竣的日期，俟预计后，随时通知两军；（三）不承当上述要求或妨碍修理者，认为对日军有敌意，即行使用武力”。^②显而易见，这是日军向黑龙江进犯的最后通牒。

果然，在第二天，关东军司令部即派两架日本飞机，到昂昂溪站上空侦察。十一月四日上午八点多钟，又有日机飞来散布传单，进行恐吓。就在当天午间，日军^③不仅由桥南向中国军队阵地轰击，而且又有百余名日军从左翼渡江，向中国军队猛攻。中国军队不得已而采取自卫行动，进行英勇反击，因而演成嫩江桥的血战。（详见第七章）由于中国官兵奋勇杀敌，日军伤亡甚重^④。日军在嫩江桥的受挫，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深恐消息传出，对其军事不利，因而胡说中国军队得到苏联军火接济^⑤。日本参谋本部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惊慌，因而采取了行使“委任命令权”的紧急措施，企图把天皇拥有的部分统帅权，暂由参谋总长接受委任，以“临参委命”（临时参谋总长委任命令）形式，把参谋总长的命令提高到与天皇命令具有同等价值的地位。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日本参谋本部一面制止关东军扩大军事行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5页。

②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2，第55页。

③ 这支日军是由日本步兵第十六联队长浜本喜三郎率领的步兵两个大队、野炮兵一个大队。石原莞尔参谋亲自参加指挥。参考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第280—281页；株本捨三著：《满洲》，第237页。

④ 据日本史书统计，日军死185人、伤996人。张海鹏伪军死伤700多人，其余逃散。参考《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第282页。

⑤ 当时苏联保持中立，并未接济军火。只因使用了万福麟购买的九十九挺捷克式轻机枪，火力有所加强。

动的鲁莽做法，怕他们求战心切，坏了事；一面又担心关东军兵力不足，于是在十一月中旬又向中国东北增派混成旅第四旅团和空军部队。实际上，这是变相鼓励关东军继续进犯我国东北。

这样，关东军司令部能够抽调第二师团进行增援，同时本庄繁又向马占山发出通告：强迫马占山下台，从齐齐哈尔撤出中国军队，把黑省主席职位让给张海鹏。^①马占山于十一月十二日，义正严词地说：“第一，下野本无不可，但须有中国中央政府命令，派人前来，方能交代，如张海鹏一类者，虽有中央命令亦不交与政权；第二，关于退兵一事，在我国领土，我自有权，非日本所能干涉；第三，昂昂溪车站为中国与苏联合营的铁路站，贵军要求进兵，殊与芳泽^②代表在国联所声明的日本无领土野心一语自相矛盾。且余奉令保守疆土，在未奉到明令让渡与日本以前，碍难照办，同时在法律、事实两方面，亦非贵国所应要求”。^③马占山据理驳斥了这种无理要求。日军恼羞成怒，于十月十八日，第二师团又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总攻，并有日机十余架进行轰炸，加以配合。中国军队奋勇抵抗，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后，为了保存实力，进行了战略转移，将军政两署移驻海伦，在海伦建立黑龙江省政府，并在克山、拜泉、泰安一带设立新防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齐齐哈尔遂告陷落。

4 锦州、哈尔滨陷落

齐齐哈尔陷落以后，日本中央机关仍然担心日苏冲突而命令

① 《片仓日志》，（11月11日），

② 日本外交代表。

③ 《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42页。

日军撤退^①。恰在这时，日本特务唆使便衣队在天津暴动，因此，关东军司令部又抽调第二师团的主力向锦州方面进发，只留下一小部分日军驻在齐齐哈尔。

锦州是天津、沈阳两地的中枢，扼北宁、锦朝两路的交点，其地位仅次于沈阳、安东，实为辽宁省的第三大城市。况且，在沈阳、吉林陷落之后，张学良又在锦州设立辽宁省政府，影响很大。因此，对于关东军来说，如果不侵占锦州和消灭张学良政权，就不能按照事先的密谋，组织傀儡政权，把整个东北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早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轰炸锦州以后，日军就着手袭取新民，肆扰通辽，进兵田庄台，以作为向锦州进兵之准备。他们还先后指使汉奸凌印清、张学成^②等组织所谓“东北自卫军”，收编辽西一带匪徒，发给委任状，唆使其扰乱辽西，以为其进兵“剿匪”^③的借口。但是，这些匪徒先后都被张学良的东北军所肃清。以后，关东军侵占了齐齐哈尔，认为已无后顾之忧，又把攻击目标南移，除了调遣第二师团主力以外，又调动刚从日本增援来的第四旅团，在沈阳附近集结，准备进攻锦州。

当关东军进攻齐齐哈尔的时候，土肥原通过驻天津的日本特务机关，收买汉奸随同日本浪人扰乱天津，妄图转移人们的视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晚，天津街上正是夜市热闹的时候，忽然从日本租界冲出了由日本浪人及汉奸所组成的便衣队，向华界袭击，制造混乱，与中国军警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第一次天津事件^④。土肥原利用这种混乱局面，偷偷地把清朝废帝溥仪从天

① 片仓衷：《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第71页。

② 张学良的堂弟。

③ 日本侵略者把张学良军队诬蔑为“匪”。

④ 据《片仓日志》记载：这次暴动是土肥原大佐为使溥仪易于出走而唆使特务制造的。

津日本租界运到大连，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备制造伪满洲国的一个步骤。十一月二十六日，土肥原制造了第二次天津事件^①。然后，关东军便以救援驻天津的日军为借口，越过辽河，指向锦州。这次关东军进攻锦州的计划是兵分三路，齐头并进：一路是从沈阳出发，沿北宁线攻击中国军队的正面；一路是从通辽出发，沿大通支线攻击中国军队的左翼；一路是从营口出发，沿营沟支线攻击中国军队的右翼。实际上，从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始，就展开了前哨战，二十七日便利用所谓“天津事件”开始大规模进攻，日本飞机也配合进行轰炸，但却遭到中国军队和义勇军的英勇抵抗，双方正在相持，十一月二十八日午后八时，本庄繁突然下令撤兵。

这样突然撤兵是有国际背景的。因为通过锦州的北宁路，不仅是联结沈阳与北平的重要干线，而且也是英国“利权”范围内的铁路。日军进攻锦州之举，引起各帝国主义的担心，怕危害他们的在华利益，更加刺激了国际舆论。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也提出严重抗议，使日本外务大臣币原感到十分紧张。同时，在美国的策动下，国民党政府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令其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提出建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②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因此，日本参谋本部也极为惊慌，从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二十八日，一昼夜间行使四次“委任命令权”，好不容易把关东军调回辽东地区^③。

十二月十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决议时，日本仍然声明保留“剿匪权”，即想利用“剿匪”的名义，蒙蔽西欧各国耳目，企

① 是土肥原点火引起的所谓“对日暴动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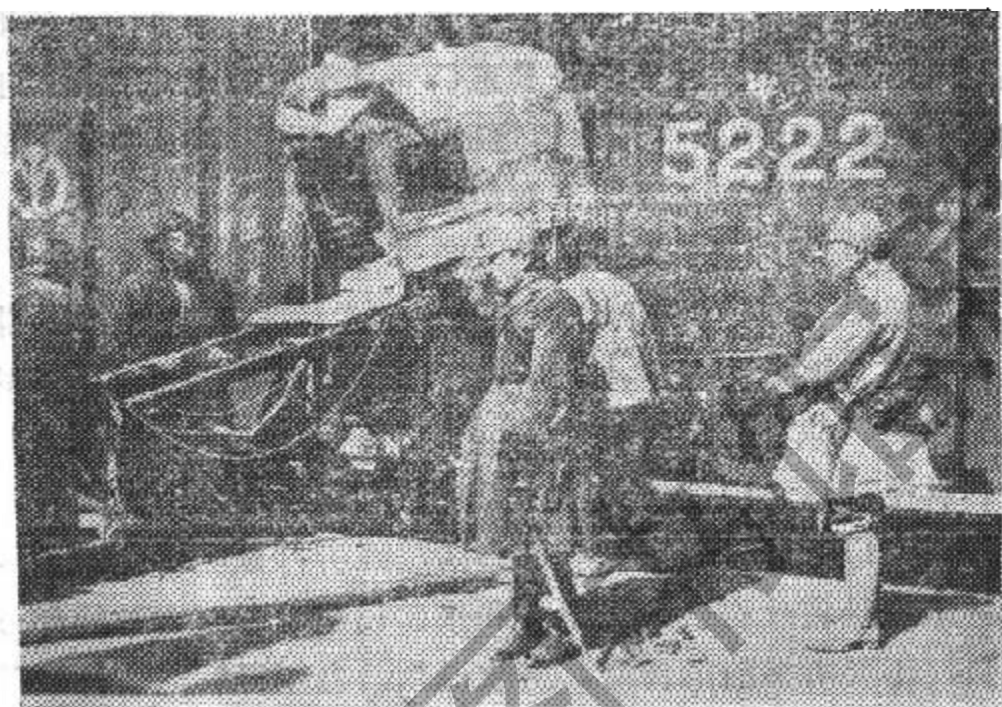
② 这等于自动放弃中国东北，承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因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指责，锦州“中立区”的提议没有成为事实。

③ 以上参考岛田俊彦著：《关东军》，第109页。

图作为再侵占锦州的口实。这时，日本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十二月十三日，若槻内阁倒台，以犬养毅为首的政友会内阁开始执政，荒木贞夫中将被任命为陆军大臣，芳泽谦吉被任命为外务大臣。这届内阁完全同意关东军进犯锦州的计划，又从日本增派混成第八旅团、战车队、重炮兵队。十二月十六日，日本陆军省胡说辽西“兵匪肆扰”，为日军进犯锦州制造借口。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联席会议，协商作战方针，决定电令本庄繁，授以军事独裁权，关于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完全听他自由处理，有权采取适当有效的手段，应付各方，不必等待中央政府的指挥。于是，本庄繁一面向中国东北当局提出“警告”，要求东北军迅速退往关内，一面急忙调动各处日本军队，集中于北宁路一带，悍然无忌地开始了侵占锦州的所谓“剿匪行动”。

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起，关东军在辽西一带及营沟线同时进攻。中国东北军及各地义军奋起抵抗，在田庄台、大窪、盘山等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日军虽然以飞机、坦克、大炮分路夹攻，但是中国军队“奋勇应战，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卒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①又因“枪弹缺乏，后援不及”，于是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于二十九日下令各军向关内滦州一带撤退，只留下黄显声、熊正平率领公安骑兵三个总队维持锦州一带的治安，并防守大凌河岸。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日军第八旅团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东岸，向中国公安骑兵展开包围攻击，并分别在三个地点用炮火掩护步兵实行强渡。但是，中国只有一个公安总队开枪还击，略作抵抗后即行撤走。这样，日本侵略军便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攻占了锦州。接着关东军又掉头北上，进攻哈尔滨。

^① 见张学良1932年1月6日致国民党政府的电文。



日军强征民用马车（在锦州）

早在齐齐哈尔陷落时，哈尔滨的形势就陷于不稳。日本侵略者暗中拉拢张景惠，充当其侵略哈尔滨的工具。

张景惠是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他的职权虽只限东省特别区，与地方军政素无关系。但因他是张作霖当年的老伙伴，地位高而且重要，所以他的动向影响很大。就在“九·一八”事变那天，张景惠正在沈阳私宅。张学良、张作相、荣臻等重要人物住宅都被日军掠夺一空，惟有对张景惠住宅不但没有掠夺，反而加以保护，派四名日本兵轮流守卫。九月二十二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秘密访问张景惠^①，促其下定最后决心，急速返回哈尔滨，宣布“独立”。张景惠答应回哈后，愿意竭力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其不受损失。但是只有行政警察，兵力单薄，希望能发给军火弹药，扩充实力，以维持地方秩序。板垣答

^① 参考《片仓日志》。

应先拨给三千支枪，叫他回哈后，到日本驻哈总领事馆去领取。九月二十三日午后一时半，张景惠偕同日军派的荒井宗治自沈返哈^①，果然从日本领事馆取得这批军火。于是，张景惠一面成立“特区治安维持会”，一面又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扩充实力，招募特区警察队（约三千人）。可是，哈市群众反日情绪高涨，马占山部队又准备抗日，再加上哈市原驻有邢占清和丁超两个旅，张景惠名位虽高，武装力量甚小，所以他虽然亲日，但暂时还不敢公开反对抗日，只好等待时机。

吉林沦陷后，以熙洽为首的投降派利用手中的军政大权，发号施令，又以“忍辱负重”等谎言淆惑视听，欺骗群众。当熙洽在吉林组织伪省政府后，张学良和张作相即电令原吉林的部分军政人员，不要听熙洽的伪命，所收税款，也不得解送吉林，并委派诚允到宾县成立吉林省临时政府（十一月一日），与熙洽的傀儡政府相对抗。所以，熙洽的势力仅限于日军足迹所到的几个县。

宾县临时省政府成立后，由原省府委员诚允代理主席，所有军政都受他节制，并派冯占海任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一旅旅长。这样就树立起抗日除奸的鲜明旗帜。于是，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抗日力量和进犯哈尔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指使熙洽命令伪吉林省“剿匪”军司令于琛澂，带领伪军王树棠、李毓久两个旅，以及马锡麟、刘宝林两个混成旅进犯哈尔滨。同时关东军派东宫铁男、小野子雄两个少佐直接指挥于琛澂的伪军。事前，熙洽又曾派他的心腹金名世赴哈尔滨，与张景惠密谈，希望张与熙洽合作，进行叛国活动。张景惠立即表示：“我与熙老师是走同一条道路的，我们绝对合作”。^②

① 参考《片仓日志》。

② 《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页。

于琛激率领他的伪军主力，向哈尔滨节节逼近，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也到哈市主持特务机关，企图里外夹攻。正当哈市人心惶惶、形势岌岌可危时，主张坚决抗日的依兰镇守使李杜与旅长冯占海都率领抗日部队突然赶到哈尔滨，与于琛激伪军形成对峙的局面。丁超、邢占清等为了保持地盘，也极力表示与李杜、冯占海等合作，一致抗日。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午前，冯占海率军与于逆伪军在子弹库附近开火，李杜军从左翼夹攻，伪军支持不住，纷纷败退。当李杜等部队占据哈市时，日本侵略者竟提出严重抗议，并叫张景惠限于二十九日命令哈尔滨全市悬挂日本国旗。李杜也下令，如有撤换中国国旗者，以军法论处。李杜的命令得到哈市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于琛激另派刘宝林率一支伪军开到双城堡东十里铺附近，二月一日被赵毅所率领的抗日部队包围，除刘宝林等一小股人逃脱外，其他七百多人全被俘获。

关东军司令部得知于琛激伪军被打败的消息，便以哈尔滨形势不稳为理由，要求出兵，立即得到日本参谋本部的批准。^①于是，关东军命令第二师团的步兵第三旅团长谷部少将，率领一支日军向哈尔滨进犯，并有满铁人员四、五百人前来助战帮凶。一月三十一日，在双城堡发生激战，日本侵略者遭到迎头痛击。因此，关东军除调动第二师团主力以外，一面命令日本混成第四旅团从齐齐哈尔东进，一面命令日本混成第八旅团从长春北上增援，并有飞机、坦克、装甲车等相配合，节节北进，于二月二日逼近哈尔滨市南郊区。哈尔滨外围保卫战遂于二月三日在吉林自卫军总部的指挥下展开，李杜、冯占海等都分别率领队伍

^① 《太平洋战争史》1，第284页



武装的满铁社员

争先杀敌，奋不顾身。二月四日晨五时，日军发动了总攻，由于丁超^①、邢占清 的部队事先没有构筑防御工事，只好利用民房、围墙与敌人作战。在敌人飞机轮番轰炸、坦克横冲直撞的强大攻势下，中国抗日部队竟能苦战两天之久，然后才退守宾州、巴彦一带设防。哈尔滨终于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

哈市陷落后，日本侵略者趾高气扬，横冲直撞。最为突出者

① 后投降日本，当了汉奸。

是土肥原，人们叫他“土皇帝”。凡是哈市各机关，都必须添聘日本顾问，控制实权，任意掠夺。日军未侵入哈市之前，被抗日军吓走的亲日派分子，现又回来复职；曾经一度受惊的张景惠，也觉得魂魄有了依托，想再振作精神，大干卖国勾当。

5 不抵抗政策与东北沦陷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关东军挑起柳条沟事件开始，到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哈尔滨被占领，仅四个多月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辽、吉、黑三省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此非常得意，一再吹嘘这是关东军的“光荣”、“无敌”，并吹捧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这些侵占东北的急先锋，有“出类拔萃的才能”。但是，历史事实却清楚地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占领辽、吉、黑三省，主要是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要实现其侵略计划，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而蒋介石的投降主义政策，正好提供了这种条件。

如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时间的种种密谋，蓄意侵略中国东北，但是国民党政府不仅毫无准备，反而把张学良东北军的主力调往关内；当关东军频繁地进行所谓“军事演习”和调动，就要实现石原等的密谋计划时，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给张学良拍来电说：“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而他自己却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进行罪恶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并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前后，亲自率领三十万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当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炮轰沈阳之际，蒋介石反动政府依然训诫当地驻军，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

可听其自便”，并胡说什么“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就是这样，张学良的大部分东北军不战而退。

中国军队如果事先有充分准备，并能统一指挥，坚决抗日，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军的。因为他们这次发动进攻，是搞军事冒险，有点象赌徒押宝，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胜利把握，非常害怕“中国能一致合力而抵抗”。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对“九·一八”事件是这样说的：“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军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①蒋介石却给日本侵略者当了清道夫，他自己不但不作抗战准备，反而严禁东北军做任何抵抗。“九·一八”事变后，尽管经过张学良的一再请求，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向日本发出一兵，反而对共产党先后进行了四、五次大“围剿”。由于蒋介石的这种反动政策，把中国搞得内战不止，民生凋蔽，不能团结一致对敌，而日本侵略者利用这种局面，集中兵力，对东北军实行各个击破，几乎全部击溃了张学良留在东北的军事力量，使其垂手而得东北三省。正象毛泽东同志说的：“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一步田地的。”^②

① 国民党行政院档案(2)3374。

②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130页。

随着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逐步侵占，它的骄横气焰也逐渐上升。如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在向日皇的“奏折”中竟公然叫嚷：“臣等敢言之，对中国领土，可于三个月内完全占领也”。^①另一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盐泽也吹嘘说：“四个钟头占领上海，二十四小时占领南京”。由于蒋介石执行投降主义的卖国政策，就助长了日本侵略者这种骄横的气焰。

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战争尚未结束，又得寸进尺，不断寻隙，一面加紧向华北渗入，一面又把上海作为它侵略的对象。

上海是中国沿海的最大城市，既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国际帝国主义争夺的中心，特别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所在地。日本侵略者认为，如果占据了上海，不仅可以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而且也可以借此来转移中国和西欧各国对东北的注意力，以便于他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当时，关东军参谋板垣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的驻华武官田中隆吉拍电说：“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②为了这件事，板垣特意给田中隆吉送了二万日元做活动经费^③。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田中隆吉雇用流氓枪杀一个日本和尚，又派日本“浪人”袭击“三友实业公司”。然后，日本帝国主义便以此为借口，提出无理要求，并增派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中国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热烈支援下，连续打退了疯狂进攻的优势日军，毙敌万名，迫使敌人三易统帅，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①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第141页。

② 日本东京广播电台第12频路报导部：《证言，我的昭和史》第1卷，1969年版，第172页。

③ 见《证言，我的昭和史》第1卷。

的骄横气焰。

当日本帝国主义把西欧各国的注意力引到上海以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八日在中国东北拼凑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又硬说热河省也是“满洲国”的国土、长城是“满洲国”的国界，纠合日伪军十万人，分兵三路进攻热河。当时，驻守在热河一带的中国军队约有二十万人，倍于敌军，本可以抵挡住敌人的进犯；但由于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大小军阀都想保存实力，各路守军均无斗志，以致各县城相继沦陷。三月一日，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扣留大批汽车，装运私产，然后弃承德逃走；前敌总指挥张作相，也匆匆逃回古北口，省城顿成空城。日本侵略军探明虚实后，便以一



侵占承德的日军司令部

百多人的先头部队，于四日晨，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承德。自热河战事开始，直到承德失陷，仅仅十几天，整个热河全被侵占。同时，日本侵略军还占了长城上有战略意义的喜峰口等重要关口，为进一步侵略华北创造了条件。

自热河失陷后，我国富饶的东北、锦绣的河山，完全被践踏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这样，就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

的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东北以后，就把有着丰富资源、处在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变为它进一步侵略全中国的基地。所以，“九·一八”事变，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序幕。